

雁郊原乡

打 泡 翘

陆亚利

乡下老家水塘密布，河网交错，男人都能下塘下河游泳。乡语称游泳为“打泡翘”，大概是手爬、脚蹬、臀翘，能够泡在水面的意思。有人毛里毛糙敷衍了事，乡民评价“打一顿泡翘下场”，怪其浮在上面，办事不落菟，诠释了打泡翘的引申语义。

过了端午节，天热，男人就会下水。几个大男孩脱下短裤，下到门前塘石板码头。水还有些凉，浇点冷水在胸脯拍几下，适应一下水温，“扑通”一声扎进水里，双腿扑腾几朵浪花，就不见踪影。一二十米开外，拱出水面，发丝贴服着头，将每个人的刘海梳理得整齐划一。踩水立定，抹一下脸上的水，回望码头，估测“吃觅子”（扎猛子）的距离，侧头摆臂，游回码头的浅水边。时而手爬脚拍，“噍噍噍”打着标准的泡翘，溅起一片细碎的白浪。时而捏着鼻子，一同蒙进水里，比试憋气时间长短。时而互相用手掌推挤水柱打水仗，顶不住攻击的，索性沉入水中躲避。时而站成一排，一齐出发，看谁最先游到对岸。累了，踩水回到码头浅水区。仰躺水面，手脚间或划动，保持浮力，望着蓝天下的白云缓缓漂移，煞是惬意。

男孩子不到十岁就会打泡翘，看似无师自通，实则一拨人跟着上一拨人学，代代相传，不知道谁是师傅。盛夏傍晚，知了伴着晚霞放声鸣叫，大男人大男孩齐齐下塘洗澡。不会游的男孩，手扶石码头，脚掌使劲拍打，屁股上下起伏，搅起一丛白白的水花。半会游的男孩，在齐腰的浅水里，来来回回，狗刨似地打泡翘。偶尔游到水深处，脚踩不到底，身子突然下沉，“咔嚓”呛两口水。奋力闷头回游，踩到塘底停下来，技术又一次长进，胆子也大了许多。胆小的男孩，狗刨时埋着头仰不起来，身子总是往下沉。大男人一把拎起，往浅水里一扔：“不恰几口水，泡得起来啊？”男孩逼得呛一口水，手忙脚乱地扑腾。扔过几回，身子渐渐有浮力，头仰出水面，水性自然一次次提升。

水性半通不通，打泡翘玩水便有了信心和动力。大热天，太阳还未落山，大人还在町里做事，几个男孩偷偷来到码头边，剥掉短衣短裤，冲进塘里。浮得起的，打着泡翘，空旷的门前塘响着“噍噍噍”的回音。试着往塘中间游，没了把握，掉转身慢慢游回码头。身体还像个秤砣的，依旧扶着码头，乖乖练习双腿打水的基本动作。技术好气力足的，麻着胆子游到四五十米远的对岸，喘着粗气呵呵地笑。

码头旁边一株老枣树，树干匍匐着伸向塘里。远端残余几串鲜艳欲滴的红枣，离水面不足两米高。游泳耗费力气，肚子感到有点饿。几个伙伴嘴馋，合计着搭人梯摘枣子。会憋水、力气大的蹲进水里，瘦高个子踩上肩膀，两人扶稳，站起身刚好够着。摘了几粒，手臂碰到一只“八角羊”（刺蛾）。一阵钻心刺痛，身子摇晃几下，“扑通”摔到水里。嚼着沁甜的红枣，伙伴们哈哈地笑着打起水仗。或许欢声笑语惊扰，张奶奶佝偻身子，拄着拐杖来到岸边，大惊失色：“你咯些鬼崽几好大胆，大人有在也敢下塘打泡翘。咯两天老鸦叫呃，箩烧鬼拖脚，浸死你咯些狗巴（呔）咯不晓得信。还不快上岸，等刻几告诉你们屋里娘爷！”小伙伴光着屁股爬上码头，胡乱套上衣裤，一溜烟逃回家。

还未放暑假，天已经很闷热。校长、班主任重三倒四训话，严禁上学放学路上下塘下河游泳。有时全校开大会，通报县里哪个学校淹死学生，吓得小伙伴们不敢到门前塘洗澡。提水坐脚盆里洗，觉得女孩子气，总感觉有些不自在。没过几天，不管有没有大人陪，大伙照旧下塘下河打泡翘。学会了打泡翘，自创蛙泳、蝶泳、仰泳动作，在门前塘各个角落巡游。几只鸭子悠然浮在塘角，一个“觅子”潜过去，突然拱出水面，吓得鸭子扑扇着翅膀逃上岸。拿起一件干衣服，一手举起，游过塘对岸，“噢噢”高呼，骄傲地展示自己的踩水、单手游技术。潜入门前河荷叶丛中，盘出一截嫩白的莲藕，嘎嘣一口甜脆。见小鬼们游到天黑不上岸，嫉眈们拖着长音呼唤孙子们的小名，娘老子们

毫不客气，大声叫喊：“天墨黑哒，一身皮都泡烂，泡尸泡魂还不上来。徕几呃，回来恰点心哒！”

有次放学，经不住燥热，屋场里几个伙计悄悄搬进老山岭背后，下到一口小荒塘里打泡翘贪凉。水面不大，游了几个回合，塘水变浑，惊得鱼儿直跳。不到一个小时，寻找走失猪婆的秀嫂发现一班眼熟的男孩在塘里横滚直颠，见我们匆忙上岸穿衣，装着没看见。回到家，娘老子拿着羊角脑刺（枸骨），勒令跪上搓衣板：“今日放学咯暗冇回，你自己讲做吗咯去哒？”“冇做吗咯啊。”我想瞞住，其实秀嫂早已“告密”。“哼，还不承认！”娘拿羊角脑刺在我手上轻轻扑两下，掀开衬衣，用手指划我的脊背：“你看，背高头尽是泥瘤子印子，手板心打皱，咯不是塘里泡出来咯啊？胆子越来越大啊，不听娘爷老师招呼，鬼罗队下塘打泡翘，你想六十岁饭做一餐恰啊？下次再下塘，羊角脑刺沾盐辣椒水，抽痠你咯手脚！不听话，今日莫想恰晌饭。”我眼泪汪汪爬起来，膝盖生疼。那天娘狠了心，真的没让我吃晌饭，晚上吃点心，叫我多添了一碗剩饭。

班上有个“崽王”，父母看得贵气，经常亲自送崽上学。孩子学习成绩不好，父母也不拜托老师多指导，淡定地说：“老师呃，我崽八字里犯水煞，交得你们就是管哒莫打塘里头。读不读得出，是几咯命。”父母生怕学打泡翘出事，不准崽伢子下塘，“崽王”直到现在还是旱鸭子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学会打泡翘，父母们其实省心，掉到水里，不再担心被“罗烧鬼”拖走。那时，妇女们勤快，工余到塘里摸螺蛳，赚个油盐钱。除了极少数会打泡翘的女汉子，妇女们只能在浅水边摸摸索索。会打泡翘的男孩有时跟着去，“吃觅子”到水深处摸螺蛳、蚌壳，木桶飞快沉重起来，讨得娘老子一片欢心：“好满崽，有本事，可以自己寻得恰到哒。”

那时乡里男孩大都会游泳，享受亲近自然的乐趣，收获一项生存能力。如今城里乡里孩子旱鸭子多，似乎失去了什么。



生组织同学会，邀请姨父参加。每一次同学会上，姨父都会背诵《孟子告子上》的一句话：“虽存乎人者，岂无仁义之心哉？其所以放其良心者，亦犹斧斤之于木也。”姨父说，做事先做人，无论何时，得先将“良心”二字安放心中。

一晃四十年过去，姨父退休了，学校旧貌换新颜，盖起了五层教学大楼，规模宏伟，宽敞明亮。教学楼旁边又盖了栋家属住宿楼，闲适安逸，生活便利。住在新居，听琅琅书声，姨父喜笑颜开，每天带着孙子吟诵《三字经》：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性相近，习相远。不亦乐乎！

女人四十

文 芳

二十岁时的我，有着年轻的容颜、沸腾的热血、飞扬的青春。那时，因为年轻，因为不语世事，以为自己就是主宰历史的使者，傲视一切，总以为四十岁是多么遥远，有多么可怕。然而，再甜美的青春、再沸腾的热血也敌不过时间的流逝，似水流年，不知不觉中，我跨过了四十岁的门槛。

女人四十，此时，容颜已不再年轻，成了八零后眼里的“大姐”、九零后心中的“阿姨”；此时，花未全开，果未正结，事业还未到达顶峰，爬行在艰难的曲折处，遥望幸福的影子，怀抱退休的恐惧，挥汗如雨；此刻，孩子正处在奔赴高考的路上，一面担心着她的未来，一面又操心她的冷暖起居；此刻，年迈的父母三天两头地往医院跑……此时此刻，生活的种种，如麻似绳，缠绕心头，缠绕成一种肩上压力的重负，缠绕成一种心头的哀愁，缠绕成眉间的一丝焦虑。

记得二十多年前，年届四十的母亲眉头紧锁，愁容满面，每日早出晚归，浸染在忙忙碌碌里。那愁容里有缺钱少食的苦楚，有为儿女日夜操劳的揪心，还有对年迈父母的担忧。于是，人到四十，就很自然地想起父母供养子女的不易，不再急吼吼地对着母亲乱喊，也不再对父亲的老套观点嗤之以鼻，言语间多了一些体贴和将心比心的体恤。女人四十，对亲情的重要性了解得比以往更透彻、更敞亮。

女人四十，或多或少都会经历了一些亲友故交的离世，经历那些痛不欲生的过程，在生离死别中体味生命的意义。生命无常，当过好当下的每一天，于是，开始放慢脚步，享受生活中每一天的活色生香。日子再繁琐，也想办法折腾出花样来：做顿好吃的解解家人的馋，炫炫自己的厨艺；买件时尚的新衣服，秀秀还未发福走样的身材；抱回几盆花草，调调自己的性情……开始重视养生，每年体检一次，以前懒得运动，现在每天步行上下班，一直走到香嘴微微，满面桃红。有时还约上几个朋友，爬爬山、唱唱歌、玩玩水……生活，是“生动”的“生”、“活力”的“活”——就是要生动地活着。

女人四十，不再自怨自艾，事业上虽错失良机，但依然是单位的业务骨干。年龄上已丧失先机，但有的是经验、阅历和耐心。四十的女人，目标清晰，心态淡定，不退缩，不畏惧，不妥协，不过于计较，举手投足多了一份气定神闲，平添了一份英武豪迈之气。得之，我幸；不得，我命。没机会就沉潜涵泳，淡泊明志，蓄势待发；有机会就迎难而上，当仁不让，稳打稳扎，心无旁骛，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，以告慰自己的心灵。四十的女人，不是句号，更多的是感叹号和省略号，既耐人寻味，又让世界惊叹。

微笑着一路走来的我，才发现四十岁的生命并没有想象中的苍白、可怕。今天的我，语调多了一些从容，少了一些急躁，步伐多了一些沉稳，少了一些徘徊，心态多了一些平和，少了一些挣扎；生命的责任我已明了，肩上的担子我已扛起，工作轻车熟路，自己的价值已在；更重要的是，我已懂得了活在当下、享受当下、珍惜一切，并尽我所能活出风采、活出美丽，这种心境又岂是二十岁时的我能明白的！

四十如花，四十如茶，当我行走在四十的风尖浪口，面带坚定的微笑，一往无前地走向人生的繁花深处，回首来时走过的路，然后在心底里祝福：我愿自己如路边的树，从容生长，目光柔和，给所有路过的行人洒下一地浓荫；我愿自己如一枝无名小花，自在开放自在摇落，只告诉那偶尔吹过的微风，四十岁时的从容淡泊；五十、六十、七十岁的我定会更加睿智达观，而当鬓边终于有了白发，当步履不再轻松，我坚信，我的生命一定仍有着别样的美丽，一如我喜欢的艺术家秦怡，谁又能说她的满头银丝没有一种惊世骇俗的美呢？我仍能笑看花开花落、云卷云舒，那时候，该又是云淡风轻、天高路远的好风景吧？

园丁姨父

熊 燕

姨父和小姨结婚的时候没有住房，只有被门帘隔成两间的6平方米的学校宿舍。前面一间是办公室兼客厅，备课，批改作业，辅导学生都在这里。时常，姨父和小姨正说着话，听到学生在门外喊“报告”，小姨便起身走进门帘后面的卧室。

姨父所在学校只有五位老师，没有厨师，没有园丁，没有保洁员，更没有保安。这些角色全由以校为家的姨父一人担当，姨父每天都负责开关校门，打扫校园，给花草树木浇水，保护学生的安全。结婚后，小姨主动承担起学校老师的厨师角色。后来，她又肩负起给家远带饭学生饭菜加热的担子。

姨父小姨的宿舍很简陋，一张办公桌，一把木椅，一张木板床，一个他自己动手做的脸盆架，两套被子是小姨带过去的，一个小衣柜是结婚时添的。

宿舍隔壁就是教室，教室的隔壁有一小块荒地。结婚后，小姨将荒地开垦出来，种上了萝卜、白菜、丝瓜、辣椒、茄子等蔬菜。每天中午，小姨都会用这些蔬菜做一大锅汤，让带饭到学校的学生喝上一碗热腾腾的菜汤，暖胃暖心。为了改善生活，姨父会在周末到河边钓鱼，摸河蚌，捉黄鳝。

学校后面有一座山，山上树木茂盛，翠竹成荫，还有花儿映衬。姨父常说，他一直生活在诗情画意中，脸上时常挂着幸福的笑。尽管学校很破旧，屋顶的小洞和没有玻璃的窗让人头痛。

多年来，姨父桃李满天下。他的学生有的出了国，有的开了公司，有的当了大官。但是，学生们官再大，钱赚得再多，回到这里，他们最想喝的，还是小姨的那碗蔬菜汤，他们最想说的，还是当年的家乡话。几乎每年，都会有学